

澄海 著



禅心直指

悠游《坛经》大智慧海

物质文明前所未有，
但富足的生活享受，填补不了心灵的空虚。
我们向哪里寄托人生，熄灭苦恼，
寻找抚慰心灵的真实归依处？

澄海
著

淨心直指

悠游《坛经》大智慧海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心直指：悠游《坛经》大智慧海 / 澄海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
(生活禅)
ISBN 978-7-108-05750-1

I. ①禅… II. ①澄…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
②《六祖坛经》—注释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6754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张睿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17 千字

印 数 08,001—12,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弁 言

禅为法界之大光明藏，也是人人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缘，且为真参禅人的本分行履。

自释迦于菩提树下悟道，此一光明即揭天揭地显现。灵山拈花，迦叶微笑，迄于达摩东来，六代传衣，虽云默传分付，间或命如悬丝，实则光明辉耀，耿耿长夜。

曹溪六祖惠能大师，以獐獠身悟最上乘，樵猎山野，继祖传灯，开正法坛，做狮子吼。总嵩洛黄梅一脉，汇流曹溪，演楞伽般若之法，指归佛性，语默尽澍滂沱法雨，动静不离那伽大定。座下得道者如林，嗣法四十三位，五宗七家，皆启于斯，诚法印之总持，佛法之渊镜也。

六祖平生说法辑为《坛经》一卷，为宗乘根本，皆成佛法要，后人宗依而行，终得见性月，实慧命之津梁，法海之宝筏也。故语云：“欲识本来真面目，挑灯终夜读坛经。”禅于唐代臻于极盛，足征六祖与《坛经》之赫赫威光也。

宋明以降，禅流多弊，忽略《坛经》及所揭示之禅风，专以公案互为纠葛，在拍案惊奇中丧失了参禅的大勇猛精

神，禅宗堕矣！

参禅取证衰败之后，大慧倡导参话头，束众多意识为独头意识，触机遇缘，打破独头意识还得本来面目，参禅态势稍弱，但不失参禅精神。而默照禅是参禅方法之反动，已属小乘作略，后来附正觉为师，误正觉开创默照禅，张冠李戴，变成临济、曹洞门户之争，黑白不分。但是翻开元代的、明代的禅德灯录，绝大多数出于参话头而开悟。参话头为参禅正途，岂容置疑？恢宏曹溪，责无旁贷。

澄海先生，台湾省台南人，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常年于企业工作。因偶然机会，相继有多人对先生言：“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连这都不明白，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先生乃悚然生大疑问，块然成大苦痛，释不能释，解不能解，五年中结一大疑团。因缘时至，疑团忽地粉碎，疑问冰消瓦解，乃感大异：“莫不是自己已成老年痴呆矣？”俄于一寺阅耕云先生《安祥^{*}之美》，印证心印，即时顿入唯心净土，如《坛经》所言，“西方净土，不离眼前”，始知禅宗之微妙。

* 安祥禅，当代禅法，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台湾耕云先生提出，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以“安祥”表述禅的受用，取“心安则祥”之义，代指三昧（又名三摩地，意为“定慧等持”），故名。提倡在世修行，强调正受、正见为禅的两个翅膀，学修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依据，以观心、觉照为主要方法，在海峡两岸有一定影响。本书中“安祥”均为“安祥禅”之“安祥”，含义特定。

先生已躬发明后，乃秉诸祖相承大愿，一片婆心，不辞口苦，将《坛经》高妙之旨徐徐揭出，融通透彻，如大圆镜，痛除时弊，以金刚钷。悲智威光，不让古德，杀活之力，垂教来学。二十七篇宏文，各具精彩，其举扬宗乘、扶光明幢之伟业，固非浅学能测，而其拔除见翳、破魔邪氛之赫焰，亦非凡庸所识。慧日一轮生海上，光珠璀璨许自识。先生直指禅心之无上功德，则祈诸读者仔细垂察，诚与《六祖坛经》同一鼻孔出气，且见惠能大师横颌首于大寂定门也。

末学有缘，得遇先生，复屡承钳锤。先生大著承三联付梓之际，以序救命，又奚敢辞？眇目话日，仿佛依稀；净地置秽，罪岂容恕？而此一段光明，正当烁破太虚空也！

因缘如是，谨弁数言于简端。

后学清凉拜识丙申初春

自序

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受到士大夫的热爱，同时由于深厚的文化为养分，前后开绽了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与唐密，成果灿烂。

可惜，这些辉煌的精神粮液，现在渐渐地流失了，甚至渗入了不良的灰渣，流动乏力，萎靡不振。

涂上迷信色彩与建立威权的色彩，是这些精神的法没有办法继续茁壮的原因。

例如禅宗，到底什么是禅？禅涉及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禅宗的禅与一般讲的禅定、禅观、禅修有什么不同？禅宗所谓的见性或开悟是什么？直指人心是什么教法？教外别传传的是什么？……大家都迷糊了，搞不清了。

经常看到的是随口的自在无碍，却大搞权威地位；学学俗剧中的济公浅酌诙谐，或是乘着寒山、拾得的放浪自由，以虚乱实。

我们将研究的心得，真诚地提供出来接受批评检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激发大德提出高妙的见解，期待大乘佛法

能够重新发放光芒，为人类苦闷的精神提出解方。

澄海 2015 年春

目 录

弁 言	I
自 序	VI
六祖的佛教革命	1
六祖惠能禅概说	12
谈六祖的识智颂	30
三身四智颂	36
我与末那耶识	39
转识成智的智是什么?	44
般若证智是学佛首先要解决的大前提	47
正心行正法	53
惠能大师与《涅槃经》	58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63
一念不生不是涅槃妙心	67
摩诃般若是佛法的核心	71
大死一番是什么意思	79
见色闻声不用聋的定慧圆明	86

烦恼即菩提	96
修行是心灵改造工程	104
修行有进程	108
禅宗的禅定：定慧等持	111
禅与我们内心同在	115
觉是生命基础	122
自性能生万法	127
踽踽独行于曹溪畔	131
顿悟是佛教通途	136
学究的禅学观	142
打破惯性思考	147
禅与禅定	152
参禅是智性活动	158
如愚如鲁是主中主	164
结语	169
附录	170
万物俱同体——与米契尔博士谈见性（一）	170
航天员也能见性——与米契尔博士谈见性（二）	176
量子理论与心物不二——与米契尔博士谈见性（三）	180
生命的共相——与米契尔博士谈见性（四）	185
宇宙与生命——与米契尔博士谈见性（五）	190

六祖的佛教革命

达摩禅是楞伽系的，而六祖禅是般若系的。这种转变非常的明显。在《坛经》记载的传法偈，神秀与惠能两人的思想分歧突出。

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说的是楞伽禅风，与六祖的偈语不同。

今人江灿腾先生看了胡适、汤用彤及陈寅恪的研究资料，提出个人看法：

事实上，对后来研究有重大意义的，是后二偈，亦即从敦煌本的“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转变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所谓从《楞伽经》的如来藏思想到《金刚经》空性思想的重大转变，也是胡适和其他后来禅宗学者所要探明的重点。（《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胡适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冲击与争论》，183页）

这是跳跃式的转变，因此，必须借重“西天二十八祖”

的传承来减少冲击。西天二十八祖的谱系不可考，也无从考证。但是南宗的兴起，的的确确是一件重大的思想大事，在佛教界、禅学与中国思想史影响至深，不可忽视。

惠能为什么南下曹溪，而且隐于四会十五年后才开法于广州法性寺？五祖弘忍付法予惠能，郑重叮咛他：“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这是隐语，衣钵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的一句话：“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这是金刚心的密付，与楞伽传禅大大的不同。

胡适看到神会为南宗争法统，有一段话：

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荷泽大师）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六祖（惠能）死后，神会出来明目张胆地和旧派挑战，一面攻击旧派，一面建立他的新宗教——南宗。那时旧派的势焰熏天，仇恨神会，把他谪贬三次。御史卢奕说他“聚徒、疑萌不利”，初贬到弋阳，移到武当，又移到荆州。然而他奋斗的结果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死后近四十年，政府居然承认他为“正宗”，下敕立神会为禅门第七祖。（《神会语录》）

南北宗所争的不是衣钵，是法流，是法脉。北方笼罩在楞伽禅的旧势力中，他们立神秀为六祖，否定惠能的地位。

所以说“衣为争端”是隐语，法的精神向前迈进了，革新了，才是南北宗争执的重点。

胡适又在《荷泽大师神会传》提到：

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后来的学者证明了胡适太偏爱神会了，《坛经》是六祖的禅学心要，无可否定。六祖是这场佛教革新的大纛。谢扶雅在《光孝寿与六祖惠能》中，将惠能革命性思想媲美文艺复兴初期的布鲁诺（G. Bruno, 1548—1600）：

两个人（惠能与布鲁诺）都是生在南方，都是感性的，直觉的，抱着美的世界观，而对传统的正宗派不憚为热烈的反抗，树起堂堂正正的革命之旗与世周旋，而卒终身不得意或被惨杀。这个比较，表示惠能在宗教方面已为中国开了“文艺复兴”期的曙光。

钱穆于《佛教之中国化》一文中说：

中国学术思想界，往往可从南北分区；唐初中国佛

学天台、华严、禅宗三派亦如此。天台、禅宗皆盛于南，华严则与唯识盛于北。南尚清通，北尚繁密。南北朝经学如是，唐初佛学亦然。

这些是从人文的观点分析宗教的思想家，他们把禅宗当作思想的发展，离开了宗教的立场。尤其钱穆是一位儒学大师，他推崇朱子不遗余力，也有他独特的看法：

盖“理入”即“顿悟”，“行入”即“渐修”。自谢灵运当竺道生时指点出所谓“教”“理”之辨，直到惠能创此南宗顿教之禅宗，始达到“理胜教”之地位。“理胜教”即“理入”，“教胜理”即“行入”也。此种争论，到宋儒有“性即理”与“心即理”之争。大抵主性即理，则谓有此理未必即有此行。主心即理，则即行是理，即心是性。故主性即理者必主“行入”，主心即理者必主“理入”也。故云竺道生是佛门中孟子，惠能是佛门中象山、阳明。

钱穆以儒家的思想研究禅宗，难免会受背景知识的影响；不但一般思想界，甚至佛教教内长老都会很轻易地认定：渐修顿悟。因为这是一般的原则，理则顿悟，行当渐修；就研究方向讲：积学成智，系统知识必须建立理论系统，支架实证，后人当然必须“渐学”而“顿悟”。这和禅宗不同。

，《楞严经》：“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须渐除，因次第尽”，理指经教，研教而发明心地，当然只有“顿悟”，否则就不是悟，只是省解。因为理极必反，理的尽处无理可说，这是宗教的极则，不是一般学术研究，可以提出正反合的主张，一直演化下去。

顿悟之后，无理可说，完全呈露了一种特别的心灵状态，禅宗称为“见性”。一切理、一切事走到极处，没有什么道理、理论，才是“乘悟并销”，再也没有什么道理供养了。只有一心圆明的心灵状态才是“宗”，即心宗的由来，这就是“从教入宗”。

见性后有了一个明晰的目标可以追求，当然就要排除干扰这种心灵出现的因素，才是“事须渐除”。

借经教的研习而顿悟，这是显密各宗的通路，简称“藉教悟宗”，顿悟的心灵状态是见性，各种法门的旨归在此。竺道生走的是这条路。

禅宗别开蹊径，不借经教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捣黄龙缘因于人皆有佛性，理论上人人都是佛，理论上人人都是尧舜，禅宗的作略就是直接而明快，至于弟子能不能顿悟，牵涉到根器。

例如大梅谒马祖道一求法，道一斩钉截铁地说：“即心是佛。”大梅就开悟，跑到四明隐居起来，做起“因次第尽”的功夫，“因”就是干扰心灵通明的各种因素，在佛教教理

中，这些包括这世和过去世的种种业种、习性。

隔了几年，道一派个弟子向大梅说：“近来师父的教法不同了，应该是非心非佛。”大梅笑说：“你回去告诉师父，我知道道理只是绕圈子的玩意儿，我这里无理可说，师父喜欢讲非心非佛，就让他讲；怕的是讲得多了，大家既不能是心是佛，也不能非心非佛啊！”

道一获得回音，知道大梅真的“顿悟”了，赞叹他：“梅子成熟了。”

这是禅宗的一路子。

如果说“心即理”，也要理极必显，提到心的源头，心才宁贴，才能就心返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象山语），阳明参加过禅，提过禅的鼻孔，所以才说，理的极点只显心行。一切的理论再美、再圆满都是呖语，况且理论一竖，反面思想就对立起来了，理论永远无尽时啊！就像前浪逐后浪，滚滚而来。

禅宗的出现是别开蹊径，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了避免研读经教的人泥迹失神，甚至沉溺在义海中不知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善于讲经说法的高僧，滔滔不绝的美丽讲词，让人称赞，但是他们的讲演都只是教义的敷衍，不出意识的堆砌，近代认知心理学可以比他们讲得更清楚，更有条理。毕竟不是佛教的“内学”，也不是心宗的主题。

禅宗是心地法门的根本关键，赤裸裸地呈现了生命的本